

漫步将军里

陈永

送别外婆后，一股莫名的悲伤堵在心里，久久无法疏解。姨妈提议，到镇上将军里文化街走走，散散心。踏进街区，一座座红色展馆依次排开，“炮兵之父”朱瑞将军在战火纷飞年代走过的足迹，仿佛穿越时空，在我眼前缓缓浮现……

为了纪念朱瑞将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相继修建了朱瑞故居、将军里文化街、朱瑞大道、朱家陵园、朱瑞纪念馆等，以此留存岁月印记，讲述他滚烫的红色往事。行走在街上，凝视馆内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旧物件，恍惚间，穿过历史的烟尘，置身那段炮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1905年，朱瑞将军出生在当地一户书香门第。他年少勤学，眼界开阔，目睹神州大地军阀混战、百姓颠沛流离，一心想寻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国立广东大学求学一年后，朱瑞经党组织推荐、谭平山批准，1926年初，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后来，国内急需军事指挥人才，遵照共产国际的安排，朱瑞转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

四年留苏光阴，朱瑞与邓小平、左权、傅钟、李卓然等人同窗共读，他先加入苏

共，后来转回中国共产党。长征路上，朱瑞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部队挺进松潘大草地时，沼泽茫茫、寒风不息，粮食早已耗尽，不少战士身上带着伤病，步履蹒跚，每走一步都格外艰难。

长征途中，朱瑞很少骑马，他时常把战马让给伤病缠身、体力透支的战士骑行，若无伤员，马匹便驮运众人的枪械行囊。行军休整之时，他勉励红军官兵，“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过草地？受这么大的苦……就是为了劳苦大众得解放，一定要跟着毛主席走出去。”一番话语，激励无数将士。

朱瑞常年饱受胃病困扰，却从不谋求特殊待遇，他一边安抚军心，号召大家守望相助，一边发动战士钻进草中寻找野菜、野菇。开饭时，他端着碗诙谐地说：“蘑菇可是好东西，营养价值高得很呢，大家吃吧，好走出草地！”一些同志走不动了，他就走在前面，鼓励大家说：“同志们，再加把油，听说前面就有粮食。”将军的话如一盏明灯，燃起将士们的革命信心和勇气。朱瑞让出坐骑、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直至为新中国诞生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一桩桩动人往

事，让我读懂了将军身上对党忠诚、爱兵如子、乐观刚毅、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

伫立展板前，内心被朱瑞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长征路上，还有无数如朱瑞将军一般的指挥员，他们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甘愿舍己为人，带领队伍冲破绝境，支撑红军一路向前。我也曾身着戎装，如今转业在地方工作，军营多年的淬炼，教会我遇事不避，吃苦不怨。我不曾亲历先辈们在长征中啃树皮、煮皮带充饥的日子，难以全然体会他们草地之中饥寒交迫的煎熬，唯有在心底满怀崇敬与感恩。

人生可以平凡，不能没有信仰；生命固然宝贵，不能没有担当。当兵之时，虽然日日操练，可是训练再苦，尚有热饭果腹、营房栖身。转业之后，日常伏案撰稿、历经防疫洗礼，工作环境虽已改变，但为民尽责的初心从未改变。真正的奉献，从不用华丽言辞，不过是常怀体恤之心，把方便留给他人，危难时敢于挺身而出。有一年，京西普降大暴雨，军庄镇东山村降雨量达到453.2毫米，正在当地施工的北京电力川、鲁、豫等地220名农民工及家属

子女被困，我主动请缨，带车运送帐篷、折叠床、棉被、应急灯等救灾物资，当时因洪水阻断主干道，只能绕道前行。大雨倾盆，通往军庄中学的山道水流汹涌，路面遍布山洪冲落的碎石和塌方的泥土，处处暗藏着凶险。可一念及朱瑞将军在长征中，坐拥战马却徒步跋涉，将坐骑留给受伤虚弱的战士，心想，眼前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历经一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将救灾物资平安送达。望着朴实地农民工一家人感激的目光，那一刻，我感到所有辛劳都是值得的。

远处飘来一段熟悉的旋律，那是歌颂红军长征的一首歌，我下意识地挺直脊背，这是多年军旅岁月刻在骨血里的习惯，刹那间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熟悉的军营。朱瑞作为高级将领，却从不搞特殊化，情愿自己多吃苦，对照将军的一言一行，再审视自己偶尔滋生的懈怠与私心，不由心生惭愧。

漫步将军里，沉浸在朱瑞将军坦荡无私的风范里，如沐朝阳，予人温暖与力量。一阵清风拂过面颊，心境豁然开朗：世间从无安逸的避风港湾，唯有不忘初心、踏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的追梦人……

蹄窝的见证

申秀琴

野花铺满的小路上
幽香的风中 飘来了
叮叮当当的驼铃声
你低着头 弯着腰
掩不住那般的强劲而挺脱
轻声哼着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
戴着那个铃子
脚下的马蹄印伴着
节拍 轻盈舞动
与你一起迈开脚步
丈量岁月的痕迹
倾听
高亢而深沉的历史足音

用脚抚摸蹄窝的深度
演绎 一条条商队重复着
背的脊梁
汗水润湿了
古道上的小雏菊
花的绽放 掩映你的伟岸
点缀古道的沧桑
路在脚下
留下一路花香

流金岁月

金秋九月，转眼又到开学季，这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季节。孩子们满怀期盼地踏入美丽的校园，背着各式各样崭新的书包，五彩斑斓、款式精致。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忆起旧时光里那只布满小碎花的书包。

记忆里的那只小碎花书包，是婶婶就着煤油灯，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婶婶是乡里的裁缝，心灵手巧，为人勤劳善良，经她的手做出来的物件，件件都是独一份，与众不同。那时候，父母常年忙于务农，我的童年是在婶婶家中度过。在缺少父母照顾的日子里，婶婶待我如亲女，给了我一束独特温柔的暖阳，悄悄慰藉了我孤独的童年。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买一个新书包简直就是奢望。有的同学没有书包，就用塑料袋代替，有的同学把笔夹在书中去学校，把书拿在手中，遇到下雨天，就把书揣在衣襟下，生怕打湿。在那个年代，谁若能背上书包，便会引来旁人羡慕的眼光。

旧时光里的小碎花书包

翟涛

乡村的夜晚，没有亮堂的电灯，唯有明月高悬，像洒下一层薄薄的银霜。我坐在院子里闷闷不乐，婶婶体会到我的小心思，瞧出了我对一个书包的渴盼。

于是，她便瞒着我悄悄开始缝制书包。她从裁缝店里找些剪剩下的碎布头，又从家中旧衣上剪下旧布料，拼凑取用，裁剪成大小相同的正方形或者三角形布料。白天她要在裁缝店干活，只有晚上，在暗淡的灯光下，她才得以一针一线地拼接。

夜深人静，昏暗的光影摇曳在斑驳的窗棂上，映照出婶婶专注温柔的脸庞。手中的针线在细密游走，将各色碎花布一块块对齐、叠合、拼接，顶针抵在粗糙的指腹上，用力推送钢针穿透层层布料。偶尔针尖戳到指尖，她便轻轻抿一下伤口，继续缝制。碎花布料在灯光下层层聚拢，包身渐渐成型，之后再缝上两条宽厚结实的布肩带。

婶婶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没过

多久，就把那些零散的碎花布料巧思地拼接成一个书包。她还特意添了一个小口袋，布面上一朵朵小碎花开得灿烂，绽放着迷人的芬芳。

“这是独一无二的定制款书包，专属我的侄女。”婶婶笑着把书包递给我。为了书包结实耐造，她反复查验，又细心缝上内衬，仔细包好布边。

后来，这只小碎花书包陪我度过了整整5年，小口袋里，放过卷边的课本、简单包装的午饭，还有婶婶悄悄塞进的糖果，布面渐渐洗得泛白，却是我记忆深处最珍贵的物品。它陪我走过乡间清晨小路，陪我度过那段清贫却安稳的岁月，朴素的小碎花书包，盛满了我整个温暖的童年。

如今商场里书包琳琅满目，款式各异，却再难寻得那样一个饱含深情的小碎花书包，它虽然样式简单，针脚甚至不够整齐，但那里面，藏着世间最纯粹的偏爱。



静物 石卫云/作

文化纵横

曹玺，字完璧，是曹雪芹的曾祖父，也是清代江宁织造曹氏家族真正走向鼎盛的核心人物。上承父辈曹振彦打下的官场根基，下启曹寅60年金陵繁华，曹玺是曹家从普通内务府官员蜕变为康熙朝顶级御用世家的关键转折之人。正是他一生的经营，让原本依附皇权的包衣家族，扎根江南、荣宠加身，成就了曹家百年最辉煌的开端。

曹玺出身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其父曹振彦凭借战功与政绩官至浙江盐法道，让曹氏家族彻底摆脱了关外被俘奴仆的卑微出身，跻身中层官僚阶层。得益于父辈积累的人脉与旗籍优势，曹玺年少便入内务府任职，自幼聪慧沉稳、办事缜密，

深得内务府上层赏识，早早开启了侍奉皇家的仕途生涯。

顺治末年，年幼的康熙帝玄烨需要可靠的乳母抚育，内务府层层筛选，最终选定了曹玺之妻孙氏。孙氏品性温良、细心恭谨，悉心照料康熙幼年起居，陪伴帝王度过懵懂童年。这份独一无二的哺育之恩，让曹家与康熙帝缔结了超越君臣的亲情纽带，成为曹家此后数十年荣宠不衰的最大底牌。康熙毕生重情重义，终其一生，都对孙氏及其曹家格外眷顾、礼遇有加。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驻入江宁织造府，孙氏拜见，康熙当众言：“此吾家老人也”，免跪拜大礼，恰逢庭院萱草盛放，当场御书

曹玺：缔造曹家的江南盛世

柴华林

业残破，民生初定。他上任后整顿织造乱象，规范产业流程，安抚织户工匠，极大地复苏了江南核心的丝织经济，源源不断为宫廷供应精美御用织品，深得康熙赞许。不同于后世曹家奢靡铺张，曹玺为官勤勉务实、低调谨慎，既精准完成皇家差事，又妥善维系江南官场人脉，为家族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源与家业根基。

在家族传承上，曹玺培养出了曹家最杰出的人物——次子曹寅。曹玺深知帝王心意与世家生存之道，自幼悉心教导曹寅读书治学、修习政务。在他的安排下，曹寅年少入官担任康熙伴读，与帝王一同成长，结下深厚君臣情谊，为日后曹寅执掌江宁织

造，承办南巡差务，执掌江南文衡埋下伏笔。

康熙二十三年，操劳一生的曹玺病逝于江宁织造任上。康熙闻讯深感惋惜，特予褒奖，体恤曹家。曹玺离世后，其子曹寅继任织造之职，延续家族荣光，迎来曹家全盛巅峰。

纵观曹氏家族兴衰，曹玺是承前启后的奠基人。父辈让曹家脱离微贱，而曹玺以皇家乳母姻亲之资、勤恳忠诚之行，扎根江南、绑定皇权，彻底奠定了曹家百年基业。没有曹玺的深耕铺垫，便没有日后金陵曹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繁华，也不会有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贾府兴衰的真实蓝本。

岳老师的儿女们

杨雪

前几日思乡，频繁往豫宛盆地最西南角的邓州老家打电话。母亲年岁大了，智能手机使用不了，视频电话无法实现，她的老人机倒是崭新的，无奈耳朵有点背，佩戴了助听器也总是听不清楚我说的话，我也听不清她断断续续要表达的意思。电话两端的我和她，都扯着嗓子喊，试图能正常通上话，努力了许久，最终满眼泪水的我还是在惦念中挂断电话。那几日每次给母亲打电话，都隐约能听到母亲含糊的提起我小学时候教数学的岳老师，好像是说岳老师岁数大了让我回来去看看她什么的，我猛然一惊，母亲说起岳老师，难道岳老师出了什么事情？难道岳老师生病了？岳老师不在了？我得赶紧想办法联系下老家的同学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作为岳老师为数众多的“儿女”之一，我身体素质最差，在学校时就时常受同学和老师们的细心照顾，毕业后，岳老师和同学们也时不常的给我打电话提醒我注意身体。万一岳老师有什么不测，同学们担心我心脏受不了，可能会瞒着我。我赶紧联系留守在老家镇上从事初中教育的一位女同学，给她打电话前，怕她对我有隐瞒，我特意选择晚上没课的时候给她打视频，这样我就能看到她的面部表情了。视频接通后，我还没来得及跟她寒暄问候，我同学爽朗的笑声和满月一样的笑脸从手机屏幕里出现，我悬着的心瞬间就放下来了，看来我们的岳老师并没发生什么大事情。

我和同学通话时，自然是地道的豫宛盆地方言，当熟悉亲切的话语萦绕耳边，我旅居北方这么多年来所有的倦怠都消失了。我同学说：“这几天都约莫着你会给我打电话。”我问：“你咋这么有把握？”她说：“那肯定的，前几天我回村里去看岳妈，带她去村西头理发时，碰见你妈了，两个老太太站路边闲拍话，说了好久时间不舍得分开，要不是我着急带她去理发，这两妈估计还难舍难分呢，我就估计你这几天给老家打电话，你妈肯定要跟你这么说。”同学幽默的话语让我一阵大笑，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岳老师那满头银发和温暖的面容，还有她桃李满园的教师生涯里收下的一届又一届儿女们。

您一定会非常奇怪，为什么岳老师会有这么多儿女？是不是学生们爱戴她，都尊称她为妈妈？对，没

错，您猜对了。

我读小学时是1990年左右，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豫西南农村的壮劳力和能干的媳妇们都流行成群结对去南方打工。我们村也不例外，过了年，父母去远方打工，很多和我一样大的孩子们忽然都成了留守儿童，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还要照顾庄稼和牲口，对孩子的照顾就不是那么精细，农忙时节老人们忙着凑人手抢抓种，中午从地里回家生火做饭往往来不及，家里距离学校远的小孩子们经常出现吃不上饭就赶时间往学校跑的情况，有的家庭条件好一些，揣包方便面在学校干嚼，再喝口大凉水。岳老师知道后，心疼坏了，她和校长商量着在学校一间闲置的土坯房里砌灶，中午由她留校给离家远的孩子们热饭吃。这个提议，毫无疑问获得全体师生一致认可。大家说干就干，高年级的孩子们从家拉来架子车和铁锹，跟老师们去几公里外的野地里挖黄土搭灶台，我们这些小豆丁们跟在他们后面去树林里拾柴火，大家齐心协力没几天就把伙房收拾出来了。因为我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父母没有办法出门打工，不属于留守儿童，本来是不能

在学校的伙房里吃饭的，但是岳老师考虑到我家到学校距离10多里地，每天接送浪费时间，加上我路上一旦呼吸到凉风，整个下午的课堂就总是咳嗽，特意允许我在伙房里热饭。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我感觉比评选上三好学生还要开心。午饭后的大段时光，我就可以用来看看书，写写想说的话当小说拿给教数学的岳老师看。她不管多忙，甚至在清理灶台间，也总是不厌其烦拿出红笔帮我批改错别字。

家长们也给学校打来电话或者写信感谢岳老师，说她虽然年纪不大，却耐心细致，跟当妈的一样照顾这些孩子们，大家感激万分。有一天清晨下了早自习，高年级毕业班的一位高个子男孩召集大家，说他们要毕业了，想去拜岳老师为妈妈，问我们这些小豆丁们去不去？我们自然是一拥而上，队伍呼啦啦跑到岳老师上早读课的另一个班级。大家堵在门口，一群年少懵懂孩子们以至真挚诚的感情，以质朴羞赧的声音，一声声呼喊着急岳妈妈。那时候的我个子矮矮的，挤不到人群里去，但是我也被这莫大的温情包围着，这么多年来，想起这一幕，永远都是温暖的。

征稿启事

《京西时报》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每周1个整版，逢周五出刊，设有《文化纵横》《推荐一本好书》《流金岁月》《花蕾》《联苑》等栏目。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

一、征稿要求

1. 内容：须为原创，拒绝AI生成，文责自负。
2. 体裁：散文（非虚构）、小说、诗歌、书画、摄影、篆刻、剪纸等。
3. 要求：散文、小说：600-1500字为佳。诗歌：不超过30行。书画等：照片在1M以上，清晰、干净。

二、投稿方式

1. 投稿邮箱：mtgxwzx@vip.sina.com
2. 投稿要求：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标题统一格式为“区域+作者+文体+标题+字数”，如“门头沟李某某散文《秋思》1235字”。
3. 投稿提醒：来稿时，请注明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等。
4. 联系电话：69849082（重要稿件，请电话确认）
5. 联系编辑：贺京梅

三、版权声明

作品一经刊用，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

《京西时报》
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